

人口有「低端」？

早前北京大興區發生大火，造成不少人傷亡。北京當局隨後展開消防大檢查，以「消除安全隱患」為由，清理商住混合的違章建築，後演變成「清理低端人口」事件，不少來自中國其他地方的弱勢社群本來尚有立錐之地，現在卻被政府明令逼遷，流離失所。「清理低端人口」的政策後來更在其他一綫城市實施，惹起廣泛爭議。

據資料顯示，「低端人口」一詞初見於二〇一六年八月《人民日報》海外版，意指來自「低端產業從業者與就業者」，後來陸續見於不同的官方文件。今天的中國以「大國、強國」自居，又大力推廣儒家文化，自當在處理社會問題時，考慮弱勢社群的處境。

孔孟提倡的仁政、民本政治，一直強調統治者自身的責任，實踐以人為本的政策。《論語》講「務民之義」，提出統治者施政時應盡力做對人民合情合理之事，《孟子》主張「以不忍人之心，行不忍人之政」，若然當局真的踐行上述傳統文化的精髓，便不應無情地只顧執行政令，無視基層社群在此事中飽受顛沛流離之苦，認真履行政府保障人民安居的義務。

物化基層 貶低人民價值

此外，用「低端」來形容人口，本身亦帶有極大的鄙棄意味，認為該等人士沒有能力迎合社會需要，甚至是不受歡迎的一群，無怪乎外文報章報道此事時，用上「undesirable」、「unwanted」理解當局對這些基層社群的態度。「低端人口」容或從事「低端產業」，數字上對國民生產總值不算多，但這些「低端」產業，正是「高端」經濟活動、「高端」社會生活的重要支援，君不見清理違章建築法令執行之後，不少網購速遞服務即時受影響。況且，「高端」、「低端」等詞，只能用於形容產品、服務，當局以此劃分社會不同階層，更是冒犯人的尊嚴，將人看成呼之則來，揮之則去的奴隸，甚至用完即棄的生產工具，物化基層社群，貶低人的價值，這在現代社會實在是匪夷所思。

左派詩人戴望舒在其作品〈我用殘損的手掌〉一詩中，寫及中日戰爭時他對共軍佔領區作出的想像，謂「只有那裏我們不像牲口一樣活/螻蟻一樣死」，對當時的中共寄予極大的期望。時隔七十餘年，他的冀盼終於實現了：「低端人口」在某種意義上，已不能像牲口一樣活、螻蟻一樣死了。

註：小題為本報所加

恒生管理學院中文系講師 蘇澤民